

黑名單—— 鮭魚返鄉的故事

文：嚴婉玲



鮭魚媽媽在故鄉的河流中產下了鮭魚卵，小鮭魚就在平靜的河水中誕生。當小鮭魚漸漸長大以後，為了看到更開闊的世界，於是便游出了河流往無際的大海探險去。當小鮭魚在大海中悠遊、覓食，變得強壯而成熟的時候，心裡卻湧起一股想要回鄉的衝動，故鄉的河流召喚著這些鮭魚，要再回到故鄉產下你們的下一代啊！但這趟返鄉，除了跋涉千里的路途，更要對抗逆湧而來的潮水及險峻的地形。返鄉的鮭魚們奮力的往故鄉的河流游去，心裡只想著「回家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」，即使被擦身而過的石礫刮得滿身傷痕，即使對抗強大的逆流而筋疲力盡，卻只有到家的那一刻，這些鮭魚才能獲得心靈的平靜。回到故鄉河流的鮭魚於是再次產下鮭魚卵，繁衍的故事繼續流傳。

臺灣學子出國看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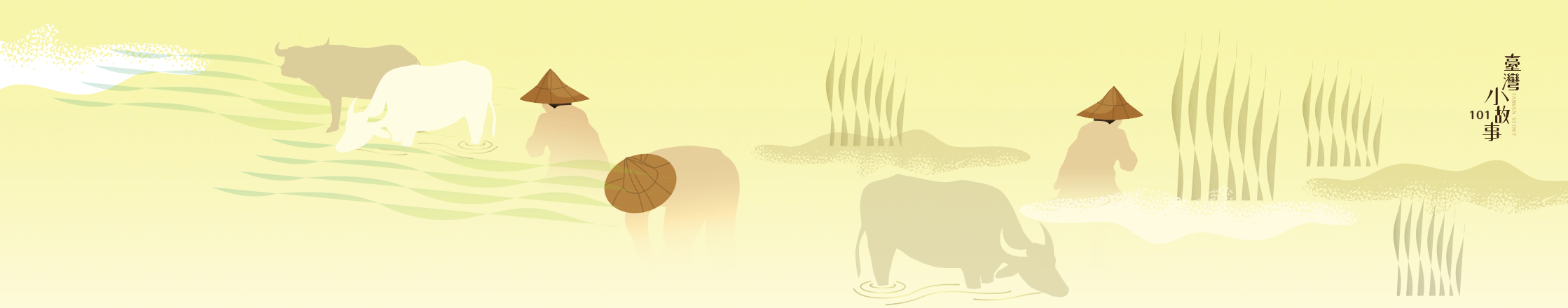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臺灣脫離日本的統治，重新成為中國的一省。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徙來臺，為了鞏固統治，蔣中正父子在之後的三十幾年間，實行了壓制人民的威權統治。為了免於惹禍上身，一般人民選擇沉默與冷漠，社會看似平靜但卻充滿了恐懼。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成長的年輕學子，在完成大學學業後，有些人就像小鮭魚想要從河裡往海洋游去

一樣，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於是，搭上飛機越過海洋，來到了國外開始他們的新生活。

來到國外的臺灣留學生們，面對與在臺灣完全不一樣的環境，有些人忙著適應環境應付學業，有些人被繽紛的花花世界所吸引，過著享樂的生活。但總會有幾個學生開始發現從前在臺灣被教導的一些事，卻在國外有著完全不一樣的說法。這些學生，一開始覺得很疑惑，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被教導臺灣的歷史？為什麼永遠只聽到對領袖的讚美？幾個有相同困惑的學生聚在一起開始聊這些東西，傳閱一些以前在臺灣看不到的書籍。但是，僅僅是單純學問上、思想上的交流，都被臺灣派來的職業學生與特務人員注意到了，這些暗中關注的眼神，會將學生們的活動記錄定期回報臺灣，而慘痛的後果則是這些被記錄的學生們所始料未及的。

有家歸不得的思鄉遊子

漸漸的，這些會聚在一起討論的學生們，開始有一些想要改變現狀的想法，他們開始嚴肅的思考，自己可以用什麼方法讓臺灣的未來更好。於是他們組成了更有行動力的社團，當這些社團越來越多，彼此之間也開始建立起連絡的管道，積極的從事各項反對政府的運動。但此時，在臺灣的威權政府卻對他們使出殺手鐮，拒絕讓這些從事政治運動的海外知識分子回國。政府利用簽證失效的手段，讓這些原本持有護照可以自由返鄉的海外遊子，從此被擋拒在國門之外，甚至連父母親過世都不



能返鄉奔喪。這些被拒絕入境的名字就被統稱為「黑名單」。列名黑名單的人，每當想起故鄉或是聽見「阮若打開心內門窗」這首歌，總是忍不住熱淚盈眶，故鄉的召喚從來沒有停過，但眼前的阻礙卻是如此艱難。

我要回家

「人人有權離開任何國家，包括其本國在內，並有權返回他的國家。」這是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 13 條第 2 項的條文。「返鄉權」是各國所承認的基本人權，但在 1980 年代，號稱民主的臺灣卻無法落實。海外黑名單人士在歷經了長期的禁錮，當

臺灣的政治氣氛開始變化的時候，他們也決定用更積極的方式爭取返鄉的權利，於是他們運用各種手法，不論是偷渡或是強行闖關，一再的挑戰當權者的禁忌，在這個衝撞的過程中，有人入獄，有人被粗暴的以原機遣返，但也有人成功的出現在臺灣的公共場合並受到英雄式的歡迎。他們就像堅持逆流洄游的鮭魚，心中只有一個信念，就是回家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在幾年的抗爭同時也引發國際關注之時，臺灣的民主化也一點一滴的發生著，終於，在 1990 年代，政府全面開放黑名單人士返鄉。自由與民主絕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正是這些前輩不斷的抗爭，才能讓我們享有今日的成果。